

四

書

按

稿

告子

杞柳章 按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非人生所稟之氣也。告子只

認性為氣。見人初生時。只知覺運動。未必就善。須拘他方善。故有

杞柳之論。以杞柳喻性。以義喻桮棬。而輕。下一為字。亦自己裏
得好。孟子從為字中。扶出版賊二字。使罅漏百出。不攻自潰。

杞柳節 按杞柳是一物。桮棬是兩物。吳因之。告子認性為氣。認

仁義為理。認性在有生之前。認仁義在有生之後。是把性與仁義
分作兩項看了。故有以人性為仁義之說。上一句單言義字。當依

存疑。脫一義字解。

子能節 翼註于能二句。非兩問之詞。言此豈能如彼。必將如此也。

是決調禍仁義是言天下之人皆謂性中本無仁義而不肯為是
便為仁義之禍也。吳因之杞柳章只辨得一為字。湍水章只辨
得一為字。蓋搏擊正在決上生論也。白之謂白只辨得一。主字白
為白人章只辨得一義外字。

湍水章 按告子既屈其說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謂習善則善習
惡則惡。故又為揣水之喻。有告子立論處。全要摹想性無定体意。
省孟子關他處。全要摹想性有定体處意。

湍水章 蒙引波流潦回波流之勢潦回也。潦水勢旋轉。未有所之
也。曰決東則東。決西則西。見水非自為東西也。以此喻性則善惡
皆目外來矣。

水信節 掘告子言東西。孟子言上下。便已折倒了他。蓋決則水可
東亦可西。而要其所決之方。其地無不下者。只就下處便是水之

性。人性二句。只渾論說。下無有不三字。是決詞。蓋叫做人性。決無不善。叫做水性。決無不一。只就性之本体上論。不是人。皆善之說。今夫節。按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善之人。故須此節。說破搏擊二字。就他決字。而善言之。逆願在山。則不持東西矣。此正於性惡處。就出性無不善來。又性本定於善。則不待決。知其不善。則必待決也。搏擊者。決之謂也。

生之章。按生之謂性。是他立論的本意。專以氣言性。而不柳鈔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處。故孟子以犬羊之性。折之。便無可解。須知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朱子剖析最精。孟子固未暇與言也。又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生之節。按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即是性。若善不善。是後面人為。依曰。是無善無不善之說。主意皆原於此。然專論知覺。而不論。

知覺中之良知專論運動而不論運動中之良知只見得生一邊耳。不知生處非性生之。所以靈妙處方是性。故形色天性。雖未嘗離氣。但借以顯性。則可托生以當性。則不可。

借曰節

按以生謂性。便混於物。孟子即可以末段辨意折之。但恐

其通詞。故以有形之主。譬喻無形之生氣。又恐他說未定。故再問以定之。白羽。白玉。白雪。連續。不必以上日字作稱許者。告子再問。然是徒泥其色之同。而不思其質之異。故以犬牛折之。不重犬牛。無別。只重犬牛之不可與人無別耳。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即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蓋曰犬牛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于萬物。何嘗分人与物。此理之同也。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此之异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

得其氣之全。故于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

食色章 按此章只論義。未及論仁。折義外之說。全在長之者一句。已極明白了。下二節。因告于強辨。故即所明者通之。只辨箇窗外字。至食色非性處。全未論及。中間以白辨長。從色字生。以矣辨長。從色字生。

食色節 按和食色之美。而甘之悅之。即和覺也。甘之悅之。即運動也。告于之意。以凡出於心之所欲。不因乎外而生者。是謂仁。故曰仁內。凡事宜在外。而強我以從者。是謂義。故曰義外。二句不離。食色亦不離。食色不知。單就食色上說。言性粗言仁義。亦粗。蓋仁是心之德。愛之理。今只以心之愛言仁。德字理字都無了。物是心之

制事之宜。今只以事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了。况彼所言仁愛。又指愛敬而言。見解尤謬。

何以節。四書脈何以謂仁在內而義在外。重關義外邊。按我長之。且只說以彼為長。勿露敬字。直至長人之長。方可露敬字。故謂之外也。指義字。遂承和長。非逆。櫻曰。如長與白。告子俱指人言。白馬節。按白馬四句。是折其以白喻長之非。以白喻長。所以為非者。蓋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則必區別於人。與馬之際。其權度。悉由中出。便可見義之非外。所以謂以白喻長為非。關其白喻長之非。即是關其外義之非也。且謂二句言。我不必問義之內。外而且問于以何者為義。知何者之為義。則其內外不待辨矣。白馬之白。下白字。是白色。上白字。是稱謂。餘倣此。

吾節第。按此節分明再伸義外之說。必帶仁說者。特借以我為悅。

形出以長為悅之在外耳。大意謂不必說甚長人長焉。只就人之
中而長亦有兩等。我一概長之。初無分別。非若愛人者。有愛有不
愛。我自做得主。強。一是強不得我之愛。一是沒不得人之長。故有
內外之分。

者。秦節。按孟子亦言不必說吾長楚長。只就飲食之中。亦有兩等
物。字指天。亦字對長人。然字指香之同。天在外而香之者。由心辨
其甘則長在外。而長之者。由心酌其醇。則養之非外明矣。美既非
外。則仁益非外。仁義非外。則性固善。而食色不可為性矣。

孟季章。按通章只重一吾字。蓋說箇在吾。則義內。說箇在人。則義
外。故下文因時制宜。意雖重。然亦落到吾字上。蓋謂同時制宜。亦
是吾也。所謂皆由中出也。

孟季章。按公都子行吾敬之言。雖已得其意。然豈不能吞。畢竟是

認不透。蓋但知敬由於吾而不知因時制宜之敬亦由於吾也。
又鄉人伯兄之辨依然長吾長楚之說正破他一吾字。季子料定
公都子必先敬兄。人出酌則誰先一句以搖奪之。可見自家毫無
主張。安得謂義內。

公都節 吳因之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言却要見得弟若不在

尸位叔父之敬為不可易。子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要見
得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敬為不可移。庸敬斯須隨時斟酌所
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張而徒因人轉移者。義之在內明矣。

季子節 蒙引季子只認得叔父與弟重以為吾之敬由叔父與弟

而生。孟子公都子只認得敬字重則不在吾之敬施之叔父與弟
也。按冬日當飲湯則從而飲湯夏日當飲水也則從而飲水湯
水之宜因時而變易正如敬叔父敬弟兼敬之節因時而化裁也。

今日敬在外而不在內。然則飲食之宜亦在物而不由我。豈知湯与水在外而所以斟酌冬夏之宜可飲則飲者皆由我心也。叔父与弟雖在外而所以斟酌常替之宜可敬則敬者皆由吾心也。義可外謂在外也哉。

性無善章 李表一通章只情性才三字。惻隱四端是情。仁義禮智

是性。情之能運夫性。曰思曰求。是才。詩之則字。彝字。德字。是性。好是情。能好是美德。是才。張考陵引詩提出天字。即天命謂性之說。并性善源頭指出。

性無能 翼註三說一言性之渾論。一言性之無定。一言性之有定。

語類言性三說。雖同說氣質之性。然而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性。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不善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与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

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今日語 樹今日即公都子但要尋箇的確根由非真衆論有是處

而反疑孟子也其情具字指人言乃若二字要見孟子一段確有證據光景性原是無聲臭的隨人體認故有紛三說孟子獨言性善把甚麼來作證化尋就情上見得情乃人所共有發乎性而未離乎性於此德性最為切近而若夫節又以才證性善者蓋情善則性無不善而亦有為不善者遂歸答於才不知此由物欲之陷溺而然與才固無干也此節只帶言不與上節作對才即是浩然之氣專指其自理而發者但此處不但指良能并兼良能說

惻隱節

按惻隱等四心字是已發出來的即此作情字看四個人

皆有之只就分數少的一邊說仁也八句直指情為性非由外稟的只因上面言情而情發于外却像在外來的故言難由外見實

非由外而得。此与我有句。是一反一正之却思。以心高求。以用力
言思。則必求所謂知識而充之也。不能盡其才。蓋字。見凡善皆所
能為。如蓋惻隱之才。而至于立人。達人。蓋羞惡之才。而至于一个
不取之類。吳因之。我有才。無余。不肯求。蓋其才。此二句。道蓋下
半節的大旨。

詩曰節。按此節。大意。總見天下之情。全出于性。天下之性。同出于
天性。善之說。表于孔子。則諸子百家之論。不辨而明。其証矣。曰。蒸民
便見。堯凡。其異物。以形言。則以形中之理。高震川先生文云。形
字。而增之。非物之象。則不可。而智和。而必。象者。即知。而在。象。實
陰陽。端也。非物之形。則不可。而有。滯于形者。隨遷而存。故講物。則
是一是。二分。際分明。又云。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則天不變。則地亦
不變。蓋曾不與世。而扣澤者。知有為物。必有為物。之。則同。此。出。則

同物瑤蓋智不即明而涉隆者如此講必有六精當 呂晚村立
說主因情而見性引詩說詩俱重好是美德句

富歲章 翼註首節非天下之降才尔殊也一節是主下而同類同
皆同能同美然皆自非殊意生如首節是細次二節即物類之同
以見人類之同後五節即小体之同以見大体之同通章總重在
心字上

富歲節 按此不是以富歲言歲論人性只借多類形出多暴者之
由於陷溺其心以見心不陷溺決無不同故下歷言其同以明之
兩多字要活看講多暴且勿說出衣食不足意此意尚在末句用
然字指為暴

今夫節 按魁變美種原含生意其種之美同故得地得時則其生
其熟自同不當以地同時同作三平看雖有不同指所獲之多寡

言究竟說不同處正要發明他同處地有肥硯三句則當作三平
看上地同言同塊種表之地也

故凡卽 翼註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聖人與我同是人類就形
言而含性意 張考陵吾人不肯舍下承當只此疑根作阻孟子
曰何獨至于人而疑之皆出本來面目何處更着聖凡二相

故龍卽 按故字承上聖人同類來本欲以人身引起人心而引龍
子則又以足之同引起下口耳目之同觀末節只言口耳目可見
口之卽 按易牙先得我口句要重我與易牙同意卽為先得二字

張本如候四句一氣讀是反言以見其同易牙師曠是聖人影子
子都鄭大夫公孫閱也有觀于鄭莊公詩曰不見于都卽指此

故曰卽 翼註故曰六句乃孟子收上語醒出同字以起心之同意
先字對陷溺之後言非是聖人先得此理義而人後得之也降才

原無先後也故理義故字緊頂上來不重悅之深只重悅之同此句皆要見得我自有而自悅之非悅在外者 四書脈先得句要剔一先字象人陷溺頑觸此理懸見其然便居後得聖人不為物溺未觸以先原無不然即先得也總要見得人_理只先得非獨得意故理義故字頂此句說惟人之心與聖人同故其悅乎理義者亦同此二句當重我字蓋理義悅心在聖人同如此而在我心亦如此是即所謂同然也

牛山章 按通章即山木以著人心_末養之害而申言其係于養末引孔子之言難養者以見其心之宜養也

牛山即 按着一嘗字便含今有不然意郊近則伐之者易國大則伐之者多日夜所息此日與夜一般至下即方重夜字息以氣化言淵以天澤言牛羊句最重末二句決言山木必美以應首一句

雖存節 按雖字前有不但山木常有是意，是說良心須跟前定仁
養氣根於理：根于心惟主靜則理與心一故平旦之氣最清明
好惡與人相近言好在仁義惡在不仁不義也幾希是危之非幸
之也但是早間畫指通日言反覆只是昨夜所息而今日措之今
夜所息而明日措之：謂夜氣不足以存謂不足以存此仁義之
良心耳非謂存夜氣也就其無所生息處便是不足以存違禽獸
不遠對與人相近看蓋禽獸有知無良心人無良心其所存者亦
只是知覺運動耳與禽獸何以異哉

故首節 按養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言物字所包者廣山
木人心在內只虛：潭說鳥是長不在離持之久消不在漸磨之
久只一念自為轉移耳

孔子節 按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為物是箇

極圓活的孟子教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也然仁義之
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為物最活風吹州動便已走作故不可一息
不操此節引來只重一操字存便入之使出

無或章 按通章都是論心作一意看末節即洪上節之意言奕為
小數而有稍有不精者皆由不專心所致則王之不智信由于見
之罕寒之多無可惑者矣故有國者之聽言也專一之心不可無
而鴻鵠之心不可有

無或章 吳國之人心虛靈莫不有智惟王不智宜若可怪然據王
所為自有所以壅塞蔽錮之者何怪其然此章陰諷微旨正欲齊
王親賢遠佞以歸于智故首句就有疎動激發之意

雖有節 按吾見亦罕全重歸咎王疎君子而親小人有節不必說
孟子見王之時方萌是言王自有本心有能即生即放失之後而

萌芽不生蓋絕也

今夫節 按即王心亦有萌蘆便見非智之不若人專心者專於奕而不他致志者求至如奕杖而後已此節重學奕不重誨奕

魚我章 四書脉此章以存心二字為主上六節言人有本心末二

節傷人夫存心舍生取義乃人之存心存心不昧則此身且非我
有何况身外物乎看得死生富貴閑破便為切喪之資 吳之困

此論兼美理履必因生死推出者蓋生死人所極重且敵義理
不過別良心人所固有蓋彰吳欲惡有甚于生死是他合下生未
便有此兼美之心欲義則甚于生惡不義則甚于死正所謂心之
同然者理也義也指本然欲惡說改曰存心

魚我所節 說結合生取義不是死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汝所謂
本然之良心也 按生與義何不得兼就履發生欲全生則害義

欲全義則指生如何兼得既不可兼則有舍取吾度人心自然之願欲必舍生而取義

生亦節 按首二節重一義字註云兼養之良心是也良心即末節本心也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於死孟子亦不得已指出良心與人使人知所自擇若是聖人之處生死有何比擬如使節是及言以見良心之必有非反言以見良心之不可無 翼註第三四節不過即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

是故節 說統是故二字結上起下重人皆有之句賢者句帶說是見其同處不是見其異處 沈無回不受嘽蹠之心如雷光忍過景不及侍稍落弟二念使未必不受笑不受不屑之心非指定行人乞人只是雖行乞且激于義而不苟受况非行乞者乎

萬鍾節 按萬鍾對豆羹看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看緩急不同物

重則不當輕受事緩則不必苟受乃札義則不轉而受之必有所為矣於我何如言得失無係于生死不作性分之上不容一物看末句與字_作斷切却為今為只作一人省是字指萬鍾已足止而不受此之謂是悲嘆口氣决字妙見非無欲惡之本心特自决之耳正与前喪字相應 蒙引牛山章是存養之功此章是取舍之分總註實要玩危迫之際其天易露晏安之際其敬易昏可見省祭之功不可頃刻亡也

仁人章 翼註此章以心存作主前兼言義仁同人心義六根心故後但言求放心而義自在其中 四書脉必章專是教人求放心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只是一箇心

仁人節 存疑仁雖人心所具之理安心之所以為心也以心所具之理言則仁自仁心自心二者固有分矣以心之為心而言則心

即仁：即心而實未嘗有所分也。故謂仁為心之理，可謂仁為人心。亦可翼註義人路，將此惻隱之心行而宜之，何等坦平，豈不逆路。此外皆荆棘坑塹，非人着足之地矣。

舍其蔽：按舍其路二句，平說與首節一例。放心加不知求三字，便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不覺來。若只一知字，便是求放心的機括。須知舍其路而弗由，亦有知字在內。又須知此知字，猶淺，只如大學知所先後之知。

學問節：翼註此放心是無形之放，蓋天理是心之本體，離了本體便自放；不是放在身外求，亦不是向外尋求，迷則千里，覺則見在。湯霍林求放心之功，有三未放而守之，此存養之學問；將放而防之，此慎獨之學問；既放而挽之，此善反之學問。如此方說得工夫全。呂晚村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

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人爲求放心故
有事學問而學問之道總以求放心而已節惟勉齋發得最詳
云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
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他不適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
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脉絡連貫皆指仁言 困勉錄此章見仁義

切于人之意末節亦是此意蓋學問之道所以求仁義也然謂之
求仁義猶未見切于人也謂之求放心則其切於仁明矣

今有章 按此總要人求心之意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屈於物
欲而不得伸故以指之屈伸爲喻而動其羞惡之心

今有節 二 按非疾痛害身事言於身非有疾痛之苦於事未爲舉動
之害也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
說心若人人字指聖賢之心之不屈於物欲者言指不若人四句

要得疎暢口氣

拱把章 張考陵此章喚醒人處全在一愛字蓋人雖至愚未有不

以身爲愛者然往：置身于物欲攻取之場雖曰愛之其寔害之矣孟子從愛字剔出一養又從養字剔出兩所以字正見養乃所以成其愛也既昧其所以養矣又何以成其爲愛哉人若思量到此決不甘置其身于物欲故又以弗思二字指點他 直解內不知以理養其心外不知以中和養其氣致使良知萌蘗伐于物欲之斧斤夜氣幾希措于旦晝之攻取 按養身即是養心不必到所以二字方見得是養心所以二字乃是愛身之工夫耳

人之章 吳因之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大人小人比對正見所以養之善否而已當自審後獨就養不善一邊以垂警戒蓋申說養小之爲小人而並見當審輕重于已也

人之節 按人之于身五句是概論人情愛以心言養以事言所以
考其善不善者豈必外身而他求哉己身之中輕重自別只就自
己身上反看一看則輕重審而善不善顯然於己取之是示以稽
考不眩的方法非謂近取而有餘也蓋此是明其考之之法不是
明其考之易

侷有節 按過至第二節當云何以見人當取之于己以考其善不
善耶蓋體之在人非皆貴而可養也有貴亦有賤非皆大而可養
也有大亦有小分稱獨尊為貴聽其役使為賤權無可統為大各
分一官為小無以小二句見當審其輕重養其小二句於為小人
見養之不善于為大人見養之善

今有節 按賤場師狼疾人都着則為二字見養小者為小人由已
不能考其善不善耳一指肩背乃就小体中又分大小以喻不是

寔話

飲食節

按飲食之人不定是耽口腹之欲如飢渴為心害受萬鍾而失本心皆是末節設言若使養小而不失大則小體亦重何以養而取賤耶不但為尺寸之膚只明所係亦重是決言養小者之必失大耳

均是章 按此章以從其大體為大人句作綱着一思字亦是此章大關鍵先立乎大四字是下手工夫前均是人也言宜其成就同也後均是人也言宜其趨向同也從與養不同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

均是節 按為大人為小人為字作謂字者不着力自耳目至不得也二段只就耳目為心開闢說不着人言不思不是人不育思亦不是人去用力思乃是耳目與心大小之本休原如此故與引

相連蓋為奸聲亂色所遮蔽便從他去矣交與引亦相連交者耳目為主而聲色為客無來而不迎引者聲色為君而耳目為臣無呼而不出此字摠頂上心与耳目未要見天賦予之初原是以心為耳目之主耳目不得不從心奪一定不易者謂之先立是于聲色未交之先先有主張不是矜持把捉只是自強不息立字內有靜時存養動時省察工夫能立靜而違如其無事之大而思其所不思動而各安其所止之則而思其所當思无非礼之聲色無由奪之而能盡乎此心之量所謂致中和者此矣其心為致中致和之心其人為能位能育之人矣非大人而何

天爵章

說統

此章借一爵字分別天人正欲人轉人爵之慕而為

天爵之脩也曰感之甚曰終亦必亡都是点醒世人語此正從正學術維世道勸出孟夫子立言傲世本心方見其大

天爵即 翼註人性之德莫大乎仁義而忠信即仁義之有是處至
於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而不倦只是秉彝好德自然之情切勿涉
工夫故曰自然之貴

古之節二 困物錄人爵從之下當補云惟其若是人爵既得而其
脩天爵者自若也而人爵亦永享勿失矣方與下節對 呂晚村
古人始終只脩天爵從字輕今人始終只要人爵脩字輕即其脩
亦非古人之脩也為爵人爵而脩便已不樂安得不倦此棄字病
根早伏于此

欲貴章 按此因人多求在人之貴故以弗思二字喚醒之次節言
人貴不足貴末節言良貴真足貴兩所以字正要人思

欲貴節二 按欲貴本指下人之所貴說不曰己之貴而曰貴於己惟
其於己所以可貴對下人字者此正是良處弗思非慨人不思正

喚人去思全要得警醒人的意思人之所貴与下人之膏梁人之
文繡兩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言如趙孟之類

既醉節 按此節正言良貴之可貴不主得良貴者言在我者取不
盡用不竭淡泊固足明志而紛華亦非奪心不必膏梁文繡亦不
必不膏梁文繡孔之曲肱弊之衿衣同一不願而已仁義本德字
說來聞譽又本仁義說來

仁之章 按此為有志于仁而未力者言仁不仁只指一心理欲說
謂之水不勝火是他人謂之如此非自諉之詞自諉意當在亦終
必亡句內玩註自見

仁之節 按此節自不勝火以上是言其無益末句是言其反有害
此句要說得重把別人的不仁都歸到他名下無非罪之也亦終

必亡即指今之為仁者說姚承菴人心只有一箇仁人若全体此仁自無不仁不消說勝了說仁勝不仁就理欲爭勝虛言

亦終節 直解 遇至第二節云非但有害于人就是自己也信之不專為之不力將并其幾希之仁寢消寢微而終至于亡矣此說最明

五穀章

按通章只重末句仁是理之最先者五穀是禮之最正者

孟子以此為喻正欲學者先辨禮而後論熟也仁到熟處固已德性堅凝天机暢發然着一之字煞有工夫在耘耨之功克復是也有栽培之功存養是也然用此夫不可間斷不可急遽不可怠緩不可助長註又不可以仁之難熟二句是餘意不重困勉錄苟為不熟一日至一月至一季或原之不達用而有耕耘之勞或居之不安處之而有轉退之路

罪之章

按此章見教學相成之妙四必字最重只就射正上說正

意在起來補出教學並重

罪之節

輔氏射者志于教而積力知則善甲知工者守乎規矩而

真積力知則能巧矣學者教者舍教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然則吾道之教與規矩唯致知力行是矣

任人章 翼註此章見理欲之辨當論其大分不當論其一偏據一

偏則常屈于變而禮之重者反輕食色之輕者反重論大分則不但常非變所能敵即變之中而常自在食色縱一時非輕而終不重于禮誠萬世為重而終不輕於食色孟子豈徒以顯任人直欲以嚴理欲之防也 呂晚村禮奉天來情本心來禮未嘗不合于人情然必合于人情至善之則乃所謂天也因人情而權衡輕重其哥殺節文經權正反皆天也故明禮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

理可恃此聖道與異端分界源頭此處一差以下更無是處

任人節

翼註首節禮重須要見禮所以品節乎食而使不至于貪

饕次節禮重須要見禮所以品節乎色而使不至于淫佚不親迎是貧不能具禮又於答是也何有孟子意中早有往應之曰一

節在了

不揣節

按此節先為屋廬子開明一番不揣節順任人之意而喻

之言有意偏較者輕重可使倒置金重節反任人之意而喻之言不可偏較而節應乎說取食之重者節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矣翅見食色之禮直是可廢不但有輕重已也

往應節

按孟子借紇兄臂破他飢而死之說借樓處子破他不得

妻之說是在變時言方得令任又心服蔡氏以為軀命重于婦

節乃又有重于軀命者以為人倫重于儀文乃又有重于人倫者

使天下凜凜自持至于不可紕不可接者此禮之重何如也

曹交章 樹通章重亦為之而已矣。句孝弟正為的。下手工夫末節

兩求字正從為字來

曾交節 按交有諸一問是問充舜可為與否。不是問有此言否也

然不後。然其有是言。真決可以為意。如何則可不是問為之法。只是愁不勝意。不勝與舉。總在一人身上。言力不全。科如何人。能為獲此意。只要破其形体之拘言。要其人能舉為獲之任。便是為獲。不必形体似為獲也。

徐行節 竇合註。此是約充舜之道。以見其易為意。不可云道由充舜而推。亦不可說到切業上。須將充舜二字畧斷。言充舜雖至聖。其道不過孝弟而已矣。按孝弟是仁之寔。弟是義之寔。仁義皆吾性中所有。充舜亦不過盡得性之分量。故曰而已矣。

子服節 按服言行不必跡合。只合于孝弟之良心。便是故服充之。

服三句全要在原頭上者原頭合則件。合原頭差則件。差原頭者孝弟是也。

文得節二

按說得見那君有扶賞意說做館又有求安意玩註中杜

分之内萬理畢具二句見本文道字應承孝弟開說大路喻共知非喻共由故只是現全明白意歸字對上留字有餘師謂行止疾徐隨所寓而皆道衣冠言動隨所覺而皆師只在隨處發見上見

小弁章

張彥陵通章以仁孝二字作起高子在怨上疑其小人孟

子在怨上見其為仁孝。凱風是借來比例。通章只重小弁。呂晚村只論詩不論人。只論理不論事。慶平王之地只有一怨字。此論理也。小弁之可恥正在怨。此論詩也。平王非能怨之人。其傳亦未嘗導以處怨之事。此又當別論。

小弁節三

按小人付仁人孝子看。怨是公孫丑述高子之意如此。執

一不道曰固越人與其兄所射摠屬有人于此之人而已字作旁
觀者道之是理諭勢禁以止其射也仁是一事之人非全体之仁
何以一語非疑凱風之不怨正見小弁之不當怨也

過小節

一按凱風之怨在一怨字小弁之怨在天下故下以當怨不當

怨發明仁孝之苦心磯是借字水之行處有石水行不知遂激而
怒本文不可磯只說得一半意故註補曰言微激之而遽怒也不
可猶云不容謂水不容磯也未引舜之慕只借來作怨字証佑慕
即在怨中只見怨之不妨于慕耳非謂舜之怨已慕親同於小弁
之怨已而亦怨親也

宋程章 按世主連兵結禍其初只起于計利一念若但說之以不
利是以不利罷兵必且以利興兵矣孟子雖抹倒他利字究竟亦
未嘗除却利害不道但策士就利害論利害孟子則就仁義論利

害王伯之辨所爭在此故通章只重仁義二字

宋徑節

按宋徑亦是有志用世者與平常遊說不同故問其何之

搆兵只言相侵伐且漫說兵連禍結恐侵下不利意秦楚不平以楚作主當時併吞者秦可以敵秦者楚二王之過亦言非楚必秦耳勿倒說遇以言聽計從說

軻也節

說統志大謂其志在安民與從人之志在為楚衛人之志

在為秦者不同故孟子因其志而思以正其說末何必曰利結上

王與七西條

先生節

按師即士也勿分將帥卒徒懷字根悅字來最重是以心

術言心中下此種子一時不見久之畢竟發出毒來故曰終去仁

義利說秦楚利字以息兵言懷利一字寬說是一點私心有為而

為之意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殃民為仁不踰制為義懷仁義

仁義字亦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為而為之意

居鄒章 張考陵首節為相嚴守四字及居鄒平陸是伏莽不成享

三字是斷案得之鄒不得之平陸是結案

居鄒即 按而不報雖同而所以不報之意則不同但未可道破見

即是報不見即是不報連得間矣喜其有隙可問耳謂此中必有

箇義理不可認做作破綻為相之問渠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特

設詞以相探耳不是以俗心窺其師也

書曰節二 按儀是禮意即下志字曰不享言是謂非享也非云我不

享之也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也又是

孟子解書不役志意須深一步說言既不役志於享則所享者名耳

寔則不成享也上句重志字此句重成字

屋廬節 按二句亦是道出自家的解悟來季子不得之鄒有居守

及他國二意儲于得之平陸有為相及境內二意

名實章 按首節名實二字便是戰國人氣習全以功名為重下文云無益于人國又云有諸內必形諸外皆不出此意然說所致疑者迹孟子所自信者理與心故通章以心理迹為眼目以用不用為關鍵而以仁字為骨子賢字亦在仁字中討出不並重

名節節 說統名實即功名二字名生于實者也先後作緩急解為人自為說雖並言意重為人邊 參存淺意說出處各成其事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而又去之既不成出又不成處只便不得為仁、在出處上說下仁字照註就無私心而當理言上仁字淺下仁字深

居下節 按上言仁者不如此先後兩截此節辨仁者正如此不必先後一截道字輕當迹字者趨則其去就之心也 困勉錄君子

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是言君子一人之先後不必同不是言君子與古人不必同承上三聖來言以三聖而不必同者則君子一人之先後亦不必其盡同也

管經節 四書脈若是乎句不專指公儀子等言正暗寓讚孟子意按說始以名寔未加責之猶寬比云雖不去亦無益語意漸

較緊來

虞不節 按節意用不用上見其一伯佐且有闕與亡如此況不為美者乎下句下當找云魯之得免於亡賴有諸賢然其終于削者則以用賢之未專也

昔者節 四書脈引王豹諸人則以為賢者在人國即不用亦當有表見其自負識賢終以事功論而不原其心也 按變國借以國人化之皆篤于天婦言以勝註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是故句

暗指今日齊國言有則上能致君下能澤民而名定之顯者自有功可見也故必識之

孔子節 四書林此節亦重為魯不用上不重以微罪行此二句特明託膳之意大意孔子以不用其心之仁人不能識影自己去齊以王不用非貌所能識其仁也 按從而祭當女祭時隨後即有郊祭之事非孔子往後祭也冕非行旅之服不脫冕而行言去之急也此亦見孔子名寔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也乃孔子二句言燔肉不至便行以無含蓄其意欲人咎其以細故去國則在孔子不免有微罪也但細故亦是故非全無可去之故而苟焉以去也故又曰不歎以無故而苟去二句只作一意者

五伯章 按通章以王字立案五伯已無王然猶知假為尊王之舉今諸侯則求其假尊王而不得今大夫甚且導諸侯以僭王玩兩

今字重責今諸侯大夫而責大夫意尤重

五伯節 張步陵自王道衰伯國滅故談五伯則以為功之首談今
世諸侯則誇富強以為盛談今日大夫則侈功利之謀而以為忠
世皆誦其功不知寔所以成其罪、在無王處見之此處且未露
天子節 按此節總見賞罰征伐之柄皆出自天子諸侯不敢自專
光景而緊接是故五句以立五伯罪案五伯之違王法不止接伐
一事蓋舉重以該輕也 又說天子慶賞便可想諸侯之職了故
下文不論述職如何單以朝不朝言之是故二句總承重天子上
五伯不奉天子命亦自知不可故合諸侯之議并諸侯之功以為
事出於公此正假仁義慶賞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寔
壞其法故曰王之罪人

桓公節 按初命是齊家之事次命是責德之事三命是施惠之事

四命是馭臣之事。五命是境外之事。五禁俱天子戒諸侯之詞。桓特申明之耳。葵丘之會諸侯為一句。諸侯二字不連下。賢是德之全。才是德之用。尊以位言。育以祿言。德是彰有德事。老幼是本國者。外國卿大夫至此為賓。庶人至此為旅。取士必得是未仕者。士無世官。是已仕者。由防蕪水旱言。國利在有水。則壅之使不出。激之使來。而不惜鄰之旱。國利在無水。則壅之使不入。激之使出。而不惜鄰之望。通節總是薄責桓公。以和盟而厚責諸侯。以犯禁重罪今之諸侯上。引晚村若云。五伯桓公為強。則抹却桓公之功。若云五伯桓公為賢。則掩了桓公的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皆在其中。蓋孟子述葵丘一會。只取五命尚合義理。耶。不是贊其功之盛。亦重贊其取信諸侯。

張君節 張彥陵惡即指犯五禁言長惡。豈是小罪所以甚述惡之。

罪也 吳省菴通節要見傷時意五伯者律之三王則有罪比之
今時則有功今之諸侯皆犯五伯之禁而大夫又甚其君之過故
王降而伯、降而今須煇重大夫身上

慎子章 按中間雖只申明運制發明然且不可一句意然開口便
說殃民又後繳到殺人可見運制殃民二意並重

慎子節 翼註教民註只言禮義者以兵法之教固戰國時所同有
也焦漪園天下事論利害又要論是非不教節是以利害論見齊
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見齊不可伐不可之故下文始發明
之此則字單承不可邊來

吾明節 按此節舉先王建國之初志雖併天子說重在諸侯上宗
廟典籍典常法也籍冊籍也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
方冊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非以宗廟為祭祀而帶言會同也

周公節 呂晚村儉非畜陋也註云止而不過之意最善摹寫足字
之義賈長沙衆建少力之說非王道也且說到周公太公意中只
合如此方是見本之言

今魯節 焦狩圍齊魯之地供非始封之田而田齊亦非復太公之
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未暇論齊耳云以一人擅五國之封以諸
侯當天子之半已有之土地且在所損未有之南陽必無可益重
損邊

徒取節 存疑自審明告于至仁者不為解不可意方盡殺人句只
帶上殃民意說仁者循天理故不為苟取俱在違制上論不可云
此節只應上殃民

君子節 翼註前八節是論魯事此節是說慎子，按困勉錄云殃
民踰制以事言則皆非道以心言則皆非仁則以不殃民為仁以

不躡制為道非矣然當道志仁註中分明兩項却合併說不得齊
合註云委曲引導其君教也事一在正路上走念一把正理行一
不義故一不辜非惟不見之行事亦非其心之所存此之謂當道
志仁而引君之心始畢南陽之役道即仁耶此將道與仁分說而
以不躡氏不躡制兩意兼說在道字仁字中尤穩

今之章 按此章雖罪人臣正為人主信賊為良自取敗亡之禍故
以末節徹之

今之節二 按盡地力則有財故辟與充一事事合與國可沃勝故約
與戰一事事道與仁俱就愛民上說而求字屬臣正賊臣干計百
較為國家之禍者 四書脉要者民字國家富強都從民起民生
一牋要富強何用

由今節 按由字度家俱指君說道與倍俱以富強言朝廷倡之則

為道草野效之則成俗

白圭章 按此章見中正之法不可廢第二節言子之道唯貉可行
第三節借陶之一事以明中國則不可行失貉節言貉之所以可
行申明第二節意今居中國二節言中國之所以不可行申明第
三節意

吾欲節 因勉錄主意只是欲儉以足用註中樂親時愛人棄我取
等語帶說不重 因之本論稅法便說到華夷界限此處關係乾
坤混沌民物腥羶裂冠存衽直令聞者心怖膽慄不敢置喙
萬室節 四書脉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人之陶喻二十取
一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

夫貉節 說統五穀不生二句是所出之少不可多取無城郭三句
是所費之少不必多取 翼註諸侯字總管幣帛饗賄既無諸侯

因無諸侯之幣帛饗殮百官是大者有司是小者

今居節 按今居中國要見五穀皆生意去人倫朱子添訓無君臣者以祭祀交際皆有君臣且于人倫相屬也 徐倣絃君子既不可無則所以供君子之用者其可缺哉

陶以節 四書脉前一人陶對稅法言此陶以寡對君子言

欲輕節 審合註論輕賦帶桀言者借重以明輕也人知重稅之為桀道而不知輕稅之為貉道其失均也 按礪重為輕勢必因輕復重此是餘意只帶說

舟之章 拱圭以愈禹自負全在饗堤激水是從逆而不從順也逆之便是為害故末一節特為拈出重一道字 又子過矣二節見得他不智後一節見得他不仁而不仁皆由于不智

舟之節 淺說于過矣只作子之言過矣說 按只說水之道以便

見是順水之性然註中下一順字尤明

是故節^二 家訓惟治水以道故禹以四海為受水之處惟治水不以道故丹以隣為受水之處惟以四海為壑故水以順行而由地中流當日洪水之害悉除而萬世仰其仁惟以隣國為壑則水以逆行而洚洞無涯當日洪水之害復見而仁人重其惡不重仁人用惡只重洪水害人

君子章 家訓君子定是能亮說不亮惡乎批者是反言以決其能亮也此示人不可不亮之意 仇滄柱云亮與諒同然論語中諒

字單就小信言此處兼有貞字意知明字定所以能亮即能執也

又亮主心言是平時素定工夫親主事言是臨時決斷工夫惟心信於理則遇事執持得定非利害變故所能奪如實意定力致心正學不叛之操不回之念發亮字方精確

魯欲章 按此章總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前六節只重其為
人也好善一句孟子喜正子為政以此其許正子優于天下亦以
此末二節申明好善所以優於天下重前一節下只反言以決之
輕者

魯欲章

四書脉為政是舉國以聽故孟子喜其道之得行須知此

道是公共之道不必說克之道即我之道 齊合註強者于政能
擔當有知慮者於政能圖謀多聞識者于政能通達皆以才言曰
否者言非其所長也 按好善全要在虛受之量上說即休、有
容意善字廣不止強識多聞優字本好字者出言其心量之併包
宇宙即好即優也且渾說優字與足字不同足者僅足優則有餘
裕矣 仇滄柱好善則羣策群力皆為我用以強識多聞不必自
已出而治天下有餘也

夫苟節 張彥陵好善之心虛心順理善不必出于己人有善亦不疑其勝已未得則樂求既得則樂用四海之人孰不樂告以善

按此正優于天下處夫苟字不可忍言好善之心極其真懇而毫無滿假也四海言其廣千里言其遠在廣內

不好節 按人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詭句是旁人口裏說不好善的人如此子字指不好善之人說予既已知之有見於聲音者有見于顏面者詭從形容予既已知之貌勿以顏色貼詭詭以聲音貼予既已知之詭是間賢意諂是媚上意面諛是順旨意之意

古之章 按陳子考仕于古亦疑孟子難仕之意孟子乃合去就以明之大都君子本心全是為行道計不執一途而後就不執一途而概去總見君子委曲為道之意又大抵就以此意者則去必

此意貴不負其初心不可每降以徇人也

古之節 四書家訓君子行道之心固切而重道之心亦不輕惟欲行道則不忍以道自私苟可以就則就了而不輒去惟欲重道又不肯以道徇人苟可去又去了擇其可就而就之總是抱一道為去就而不失其仕之心也

迎之節 按迎是迎接致敬以心言有礼以文言兩言字皆君子之言勿以首言字作君子許他說將行其言句極重言行道亦行也其次節 按未行非不行也就之亦冀其或行也哀是少間其初意

蒙引上行其言即是行道末節言字是因事納忠之言可受慶全在悔過上 困勉錄免死而已笑翼註以此句作去者不是去意自在言外姑受其周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故云就

舜發章 吳因之通章不重天心仁愛聖賢全重困之所以成之上以見困窮非不幸全上智下愚皆有所做省

舜發節 按此節要發未發未舉時冷落不堪光景見困之能亨人發者奮自己舉者拔自人 人物考膠鬲鬻魚鹽文王舉之于

殷及武王伐紂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現此則其始末自明

故天節 按此節原聖賢之成就由于困窮之故必先字及所以字俱跟天說大任兼君相言為是經營運用行是據現成行去心是仁義禮智之心性是声色臭味之性動心忍性是成德增益不能是達才又一說云動与忍俱是所以增益其不能此亦可從 羅念菴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然于此却有深辨由道術中料理則為聖賢由時態中料理則為俗情不可不自察也

人恒節 按此節首二句虛下正言其實也全要在中人身上形容
蓋上智之人不待過而後改下過雖有過而不能改心與慮屬已
困衡是過覺於已作則謹平日之所不能謹聲与色屬人微發是
過彰于人喻則覺平日之所不能覺作屬行喻屬知困衡發發正
是過處作與喻正是改處

入則節 按出入只作内外看法家是大臣拂士是諍臣敵國是與
我相爭敵者外患如楚有丑臣在晉子胥在吳之類作四項者無
字指人君言

然後節 按然後知三字是就上文以明立言之旨生死二字只作
成敗看憂患安樂指心不指境憂患未必使生、其有憂患之心
安樂未必使死、其有安樂之心全要得做悟人意

教亦章 此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要人曲体君子不

教之教方有進益處 按不屑之教誨只是不屑教之也以不屑
為教意尚在末句首句虛言君子之教有多術下正見其術之多
術字從心來有箇經畫區處在內不屑教尚是教誨非多術而何

盡心

盡心章

按天下之理具於心根于性而實出於天其理原無二致

是故盡心必始于知性能知性即所以知天豈徒知之而已存養

所以自脩能自脩即所以事天然智以知之已有貫通之功而知

必要於至精仁以行之已有體驗之實而行必要於無間只把這

箇工夫做到盡頭處即所以立命學至立命則付身之重初無毫

髮之虧學所以為人合天矣孟子主意只是欲人於心性上着力

徹始徹終無少休息

盡心節

按何謂盡心朱子云盡心就見處說心無限量如何盡得

物有多寡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處終拈來便曉得是為盡

也何謂知性蓋陰陽之牽參乎氣機一中之理散於群動反現焉
而有以得其大原博究焉而有以得其會通者是也何謂知天謂
其於天命之粹精超于形氣之表者無不契於天道之流行貫乎
品類之繁者無不徹也而盡心必由於知性何也震川文云析之
無不精故合之盡其大二語最可參知性即所以知天何也離性
無知天非渺不可求即在我之皆備有以通乎生物之始本文盡
心知性俱屬現成說即云知性前有積累工夫亦屬推原至不惑
知命論語截然分曉而此處則併言之蓋分言則知性者知其理
之所當然知天者知其理之所以然是截然兩樣火候合言則當
理時必然窮到所從來處故一知則無不知然知天即在知性中
而盡心却在知天後故末須找轉盡心

存心節 按迨至次節當云心非徒盡而性非徒知也盡心知性是

一件工夫存心養性是兩樣工夫存養俱兼動靜言靜時默存動時惺存是謂存心靜時寂養動時順養是謂養性能存養而于其心之既盡者又謹其出入謹其出斯存于內而敬以奉天知于其性之既知者又隨在順而無害防其害斯養之直而義以合天矣故晚村云所以二字是直指合一語非進一步推原語

夭壽卽 擬此承上兩節而進一步說身即心也性與命即天也命字不指夭壽言立字須帶夭壽不能奪意來至於不貳俟命則知之必精行之不懈天付我以心性而我有以完全其天之所付所云無忝所生者是也震川云妙道流行而心與之一神易在我而身與之休此最透得命得字源頭

莫非節 齊合註此章命字難以氣說然曰順受其正盡道而死皆以理為主與夭壽不貳脩身以俟相發明即所謂立命也故曰發

末句未盡之意乃以順受發立命之意非以正命發上章命字之意

莫非節 困勉錄莫非命也泛指吉凶禍福言則正命与非正命皆

在內故朱子小註謂此一句是活語最是上章命字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力的所以要立這箇命是由不得我的所以要順受不重順受只重正字正字含下盡道意順受是不怨不尤意

是故節 按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者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者巖

播不立 震川云非苟欲生也誠以人事既得而後所俾者可委之

命若臨不測以取覆壓非所以安命也舉一而餘者可推

盡其節 震川云人道已盡而惟命不常是天也非人也其為正命

可知天命未絕而自迷其亡是人也非天也其非正命可知

求則章 按天下事有當為有不必為當為而不為是自失也不必

焉而壽是自疲也。搵深著我之當求而外之不必求也。

求則節。搵求使得合方夫。可見求在我者當其未求偶忘之取之於已者原無窮也。是求則未有無益者也。既已有益何憚而不求。則有箇義理以為節。求得之亦有命在。未可以必得。是求之與得不相質。既已無益何為而不止。

萬物章 搵皆指性中而其之生理也。生理是仁。寔有此生理便是誠。反身而誠則寔有此生理。蓋已性以蓋人物之性而仁矣。其或氣拘物蔽。如有一分殘忍心。便不誠。由是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物一膜之外。更推不知推之須用恕。而恕在行上見行恕將以吾心之不平者而逆以矯之。使之悉出于平。此最難事。故須用強能強而行則仁自此近。由近而純乎仁。即全乎誠。又何患萬物之不備乎。故因勉錄云。此章依總註不當以仁字貫物。當以首句為

知其愈謂誠身而強或強起行仁德求無負於我之本然而止
萬物節 按此物字指有物有則之物言我指人身言人有身便有
此理萬般具備無一欠缺是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曰理而曰物理
皆在物物莫非理

反身節 按此節是舉功之已成者言見得道理本備于吾身檢點
自家身上無一毫不足則仰不愧俯不忤是何等快活非以行之
不待勉強而樂也註不待勉強句是對下強怒強字句故此句是
誠字內意

強恕節 按此節就用功說從上未有誠轉下是原不曾怒的怒正
是用力處而怒之用加全在強字強即勿施也而強字却在行上
見不以素所期人之事至已而倒其施不以素所不昧之情欲出
而難其功如是以行雖未能廓然而大公然私由是而漸克雖不

能與理為一。然理由是而可復。其于仁不亦近乎。能仁則萬物之皆備者。復全於我。而理無欠缺。是亦可以誠身而樂矣。學者可不由恕以求仁。無失皆備之體哉。此兩節。總是責成于人意。

行之章。按此章是欲人之由道者。如著察功夫也。智涉曰行。久玩曰習。著是曉得大槩。察是洞悉全体。末句。愆言不著不察。是人都不向外做工夫。不曾向心上體會。所以至于終身不知也。夫豈道之難知哉。

人不章。陸象山人惟知所責。然後知所恥。人之所當貴者。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于顛迷于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耻者。莫此為甚。不知乎此。則其耻心將有移而動之用。物欲之間者。矣。其用恥也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恥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以此。按人字着重看。

耻之章 按開口便說耻之于人大矣見得未有人而可耻者天

下惟用巧者最可耻而用巧者却無所耻：心一喪豈復有人理

哉章內三人字宜玩一巧字最重蓋此章行爲儀泰筆發也

耻之節 輔氏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于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
故至入于禽獸譴之使人凜：

為機節 按機械有制服人意變詐有誑誘人意机變是巧大病在
為字無所用三字下得妙人一去足机變日用日熟久之反以為
天理人情之所宜然即有耻心亦無處用得着

不耻節 吳因之人惟自耻其不善還有悔悟自新之曰他做歹事
恬然不以為耻越發要去做了凡敗名喪節皆將不顧而曾為之
只消無耻一件不如人件、都出人後

古之章 按在上者忘其勢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

惟義是從此為兩得其道畢竟兩平者為是致敬以內言盡禮以外言曰致曰敬盡不但有快心者不並見即敬賢加禮而未致且盡猶不並見

句踐章 按至戰國遊說之士但知有功利其術揣摩似乎驕亢其寔自待極卑賤孟子以竄、語句踐正是義利王伯之辨總註內重而外輕句屬可以竄、以上無往而不善句屬故士窮不失義

三節

句踐節 按好遊不能無歌竄、全從無欲得來二字正点破他病處有所欣則心累于富貴有所戚則心慕于富貴均不得為竄、竄、二字欲其先存此心非于知不知時始有也

何如節 按斯可以之問見竄、之不易則可以之答見竄、不難德義本一物曲賦界而言曰德由德而行光明正大焉、落落處

曰義德與義有体用之分。尊榮是平日用功處。德本可尊。吾一心尊之。則天下之至尊在我。不必顯榮而後尊。義本可樂。吾一心樂之。則天下之真樂在我。不必顯榮而後樂。豈不可以驚驚。家訓說到可以驚驚遊遊說之道。已盡下文本尊樂驚驚之意。而究極言之。見士持此涉世窮達咸宜而時之知不知不足言。

故士節 翼註義與道非二道之守于己曰義。之推于人曰道。不失不離。是平日尊榮已深。自有定守。而無變塞。非貧賤富貴所能易也。 賽合註外條註中寔字重。見于行事上。下條註中實字是詳言其寔也。稍別。

窮不節 家訓士之所以為己者。義窮不失。義即不失。己了。故曰得己。有自得其得之意。民所仰望于士者。道達不離道。即不失。民望予有與民共由之意。

古之節 按古之人即尊德樂義之士也志是行道之志澤自道出而注於彼故曰加脩身而曰見于世者即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之意窮則獨善獨時善不曾減達則兼善兼時善不曾增二則字有旋隨時旋轉意任其窮達變遷境界而吾非獨善即兼善無所不可也此二句只申明上二句

待文節 按徐自漢云凡民豪傑其品局皆由心自造孟子此語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興不興之由此說良是但細玩語意孟子有直任見知意在 又性善者興之有情善者興之机人豈不能興特有待耳豈不欲興待文王而後興耳然文王不世出即有如文王其人而權不若文王無壽考作人之類天下不知其即為文王也將終無一人之興已乎抑尚有待乎然則其有待而興也直不欲興不能興之凡民耳非豪傑之士並聖

人而興則仁義道德之旨聖人先得此心此理之同者人之所疑我篤信焉則狂与猶俱可為失輔之資代聖人而興則詩書礼樂傳于今是係吾性吾命之故者人之所謝我力任焉則見与聞俱可作後學之倡以上操錄楊作其見地特高

附之章 按此為溺情富貴者發附益也亦寄也富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歟然非藐視富貴者自視二字謂其從韓魏起見也特直是無加損地步過人遠在識上見得我本無物、本無加于我謂其于物我上見得分明也然亦必兼定識定力言方完 翼註此富貴亦是道所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不但自視歟然矣 張氏過人遠不是就此而止是言內重外輕可与進道耳

以佚節 按道即此心之天理全在愛民之實心上看出註不得已三字蓋之事雖出于勞与殺而心則主乎佚与生則民雖被勞被

殺而何怨

伯者章 困勉錄此章曰王者之民至不知為之者只是言王民之氣象而含有王道之大意末節則直指王道之大須知是言王道之大不是言王道王道在至誠無心上而至誠無心意在言外故中朱子云曰王者之民至末皆說王者功用甚明

伯者節 按王民皞：久道也故曰必世而後仁若初政則雖王者不能使其民無懼虞之意商師弔民而天下大悅周反商政而天下大悅及其久也則相忘而仁矣 翼註廣大是自得規模自得是廣大的趣味總是一忘字意

殺之節 翼註此正其皞、虞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上之忘也本文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者下之忘也合之上下而忘也

君子節 按所過者化一段只就不怨不庸者贊王道之大如此所

過者化言聖人政教所經過即人無不化如遠罪蒙利遠善是也此黎民於變之意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化是人化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此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之意也有是心便有是政恭默於廟堂而風行乎海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賽合註說神宇最徹二句總見化神之速曰同流則王者與天地直渾作一片并無對待之迹了小補如衣服有破綻從而補之故謂小補若是重製一件則不得謂之小補矣通節要說得與暉相闕莫脫了忘字意

仁言章 按善政善教原是仁言仁声之實事此論理固然但此章口氣只宜並舉開說不得牽纏其單釋以政教而不釋言聲者以言聲不待釋也

仁言節 蒙引仁言發于己而未必然仁聲傳于人而已有所試又仁言出于一時仁聲著于平素此一句就指入人上說

善政節 翼註政雖是法制禁令然謂之善亦說壞不得但不及善教耳法制政之本也禁令政之行也道德教之本也齊禮教之具也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心即下節意勿用

民畏節 按善政善教俱兼教養但善教以禁入耳畏字不可說嚴刑峻法使民慄，恐俱只是遵其法制禁令而不敢玩愒意子產之火烈是善政民畏也愛是感于其政而愛戴不忘得心是化于其教而回心向道得民財只是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亦無不足非由橫征暴斂得之也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

不學章 按此章是欲人察識其良心而擴充之以全仁義之意蓋良知良能總是良心良心即是仁義不可泥性隋之說作推本于

仁義說

不學節 因勉錄學慮不可無此是論義理如此若論此章語氣則與性善諸章一例仍宜着眼在不學不慮上 顧注陽孟子以不學而能為良能不慮而知為良知吾以為不能而學亦良能也不知而慮亦良知也何也知能之入處異而知能之究竟處同非學不學慮不慮之所得而歧也 按良知良能俱在用上說學是修習慮是思慮

孩提節 按兩良字只在無不二字上看出且照達之天下意愛親只是眷戀而不忍違意敬長只是後先追隨而不忍慢意須淺著其單承知字者以愛親敬長內已有良能也

親、節 按親、敬長須緊跟孩提稍長說達之天下即處、是愛敬也 因勉錄麟士謂既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全然最妙蓋達之天下句只是應轉上二節語無二意也 按親、二句是

直指愛敬為仁義達之天下正應上兩無不字此正見人決不可
失其良心也

舜之章 按居深山說得虛活孟子特偶借深山一事以形出聖心
之空洞耳與木石居相忘於木石直与之同居也鹿豕遊亦然不
重所居之陋意註渾然之中萬理畢具在上節已念得而必至下
半節方露与不違如愚章同例 困勉錄要見舜与木石居與鹿
豕遊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若決
江河之時所以與木石居与鹿豕遊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
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于萬世 湖南講上半截虛：說箇無
異于深山之野人跌入聞一善言處及其二字方有情

無為章 按此是對既知者言与誠意章同但亦不可尚泥意上盖
正心修身亦是無為無欲內事也無為在躬行上克治無欲就發

念克治擴充工夫即在此二句內要見無為所不為則所為者皆
所當為無欲所不欲則所欲者皆所當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德慧章 按此章是增益其所不能意而集註南軒兼引動心忍性
者是又推本言之其實動心忍性意在言外

德慧節 按在心之理謂德以理煇事是德之慧處事之方謂術因
事察理是術之智不是小慧私智可比德慧術智原人所自有但
不磨鍊則不出耳疾疾是人之有疾常當在身不去者

獨孤節 按疾疾非一端孤臣孽子情義隔于君親勢分制于近嫡
欲劫其悃歎而類于要將安于義命而近於恕故其心常恐悞不
敢自安而又非徒恐悞己也又必慮及未然之患而設策以處之
故操心只是恐悞慮患兼有脩省意不必分先事臨事 晚村
此節專在事理上說事理皆自心出孤孽處萬難之地不得不持

此心遙攆聚會起來真要照顧得到其揆度事理每在數層之後
故于人情世故無不通達

有事章 按此欲臣人者以容悅為戒而由忠以進於大由大以進
于化德要人取法乎上之意

有事節 翼註各節上句且虛講下正見之 徐曰漢容悅之徒不
可列于臣數只可謂事君人耳如隸役等類 按容悅二字兩開
說容是使君容我悅是使君悅我為是事務意

有安節 張彥陵此悅字借上悅字來形容忠臣殉國之念見得以
安社稷為悅則雖拂君之欲而亦有所不顧也 呂晚村安社稷
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在正從憂勤惕厲鞠躬盡瘁不見社稷安
處見其以此為悅

有天節 因勉錄天民所以未得為大人者存疑謂孔子委吏來田

可為而天民必可行天下而後出輔氏謂終有任的意思在二說不同可兼用 晚村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以行吾之道而後出若先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不是現成天民達可行之道理

有大節 按註云上下化之則物字應兼君民講物正是世道自我主張亂化自我挽回而字中有無心成化神速不測二意天民是未出者大人是已出者

三樂章 按此章首尾俱以王天下相形見得吾性中自有真樂原與勢力毫無干涉王天下是名世不是王者一樂天倫二樂成身三樂傳道要把可樂意是發得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

王樂節 尤西川中天下定四海其道大行正君子所樂但不在此三樂之中耳故曰不与存焉猶云不在其數也

父母節 蔡氏父母俱存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得以致吾友。須聞
到君子身上來。才見可樂。馬世俊父母之愚聖。非人于所敢言
也。故明祭之恭。僅祝其存。兄弟之友于。則吾身所自感也。故敬恭
之乎。并原其故。

仰不節 日月林天之所付者無不全。則于天無愧。人之所同者無
不盡。則于人無怍。即大學所謂自慊是也。馬世俊對天而以人
之道自處。雖三才可並。不能無仰看之處。對人而以天之道自予。
雖萬類可同。不能辭俯蒞之責。

得天節 按英才以姿質言。不兼學加。馬世俊天下有英才。不可
遽見於天下。有以教之而後成。天下有英才。不可散寄於天下。有
以育之而後聚。又末節須將上三節相形說。与首節虛念不同。
廣土章 吳因之。此為不得行道而發。不是為推明所性而發。言道

之大行。雖亦是君子所樂。然畢竟行与不行。無關所性。只消聽其
自至便了。豈足為欣戚。此亦吾何為不豫之意。但彼以道不終窮
詎此以所性至足言。

廣土節

按廣土衆民是澤及一國。定四海之民是澤及天下。都是

性分內事。故君子欲之衆之。欲字狹而淺。衆字廣而深。中天下而
立。要見不偏安於一隅。意定四海之民。与上廣衆字同。只是端其
統御意。註無一夫不被其澤意。自在言外。

大行節

賽合註此論性体本無加損。非是君子之性不加損也。

翼註得位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似可加損乎性。不知性之有此發
用。如燈之有光耳。光雖焰一室。燈体不加。雖藏于櫃中。燈体不損。
仁義節 賽合註此与上節非有兩意。上只指其發。此特言其蘊耳。

呂說村心是虛。性是實理。仁義礼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

即是四德之理。但性屬理，故不雜心。屬氣，便有清濁理欲之雜。唐虞所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具足。縱有人心之雜，理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為培植此理于心耳。根於心三字，兼生質工夫。言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而性到此方盡。按根心須照分定說。惟合下便分得來。故四處德便合在這裏。觸之而生意滋、歆流。故曰生色。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是所性之英華發外。根心是所性之和順積中。醉字盜字，不當着在面字背字上論。須把德之生意寫于形者講。註中蘊字作定字者，非蘊藏之蘊也。

伯夷章 按此章專重養老。与前二老章泛論未歸不同。首節述二老之歸，以勉人。次節述文王治岐之政，正為下節張本。末節是詳言其養者，不待家賜人益，以見養之善也。

伯夷節 捫來靖是就其養也。二老稱仁以其以天下得失為念。非止為一身計也。末二句推開。對當時諸侯說。

五畝節 按此似與養老無與。必先着此一節者。正為下制其田里。三句伏根。樹檟下以桑。專重文王。諱言文王因檟下可桑。而令民樹之桑。以備蚕之用。五母鷄二句。亦重在文王上。

所謂節 按此即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全要靠着非家賜人。並意發揮。方合本旨。蓋此節是言其別于小忠耳。非言其政之易行。田里樹畜妻子民之所有。制之教之導之。使養其老。所謂非家賜人。並者正在此。見得五十非帛四句。又泛論老之失。所以起文王之民之無失。所極輕。末句謂字打轉。節首謂字。此字指制田里四句。

易其章 翼註此章只論養民未及教民。言是足民即以仁民耶。

晚村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動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說舉全也此章所說舉重也下仁字只當有恒心三字三節只一意

易其節按田疇荒蕪則難為常耕耘則易治故以治為功易薄歛

只是什一非再減也

食之節按食以時重在不妄食用以禮重在非禮者不妄用此是

上之人教民如此然亦上自能節儉方能教民節儉

民非節翼註至足矣字作故也二字看下文當接云夫人不私水

火而獨私菽粟者以菽粟之未足耳如此方起得下文晚村民

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只在菽粟中推論見民富之妙如水火

之求無弗与即是仁字不得深者

孔子章按此極形孔子之逆見學聖者眼界欲空脚跟欲實首節

見道大而聖人能盡次節教人於本處尋求末節見學者當循序

而進三節一事說下

孔子節按通節不是實著其大乃是形容其大也上二句就本身所處而見其大下二句就人身所見上言其大但玩本字文故字惟聖人所處之高故人之見之者有然不兩字須將言字撞高則合到聖言難為言乃見其大

觀水節按淵非本其淵之來處是本明即本照及于地謂之光容光必照者言有一隙可容其光亦必照也淺說人徒見其道之大不知其所以大者蓋有本也大德敦化乃小德之所以分一理渾然乃萬理之所自此

流水節翼註志于道即大而本之聖道也志字亦不可忽末句成章二字是就其所造地位成一段精初其本猶未拓而大猶未完也譬如由賜成其為由賜冉閔成其為冉閔皆可言成章只

必如孔子方可言大。雖曰本猶未拓，而可以漸拓。雖曰大猶未完，而可以漸完。此與中庸致曲而形著明，意正相似。水之盈科，滿一坎進一坎，亦是如此。故達字不可死執。說達於聖道，如善信美大聖神六箇階級，善成其為善，方達於信，成其為信，方達于義，此皆可言達也。若說漸達於聖道，便不妨。

鷄鳴章 吳因之天下道理只有善利兩端，天下人品只有弊跡兩迹，而相去之遠，所爭只在毫末。按分別聖狂之界，總要人慎所為意。

鷄鳴章二 按鷄鳴而起，指未與物接時言。已舍日夕不舍意，為只是念頭所業發善字說得廣善心，即聖心。利字說得細利心，即盜心。欲知節，家訓無他，非不在他事也。言不在利與善究竟處分，而在利與善間處分也。翼註分字正應間字分兩路分開也。間者兩

條路界限處也。註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最懇切作文當体此意。人心本有善無利，不必是善與利，而念並發于心，而兩持未決，方謂之間。人豈無一直向善者乎？又豈無一直向利者乎？但據善端初起，微別于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此分。即是分於善與利之間。按此間原是中間之間，但不可泥為善利未決之時也。

楊子章 統說孟子之闢楊墨屢矣。此獨兼言于莫者。楊墨之害道易見，子莫之害道難知。玩此章之旨，似關于莫意居多。

楊子章 按為我兼愛，及不為為之，俱是孟子斷之如此。言楊墨一主為我，一主兼愛，使不復及人，不復顧己。正說他執一廢，要與猶執一也相關。又揚子以人：自為則天下治，墨子以人：不自私則天下治，俱亦有見。但其見偏執耳。兼愛非博愛，合親與疎一

採用愛也

子莫節 相近之謂近似於道也。不作猶賢於楊墨說。困勉錄此

章權字與論語未可權權字稍異。論語權字對經字說。此章權字

對衡字說。雖皆是隨事任理之心。然對經說則只在處變上。若對

衡字說則通常變在內矣。附時文天作中非可以故迫求也。吾

人身世之間與時偕極而循事勢以予之相御則中為變化之裁。

而非疑滯之物。執非可以成心據也。聖賢緩急之故。易地皆然而

因。運會以身與之相協。則執為移推之用。而非意必之私。

所忠節 按執一兼楊墨子莫言。賊道字是中而合權之道。註道之

所貴者中。不中不足以為道。中之所貴者權。非權不足以為中。未

可於道外求中。外求權也。

飢者章 吳因之。此章是就世味中推究人心受害處。蓋人心之初

本是湛然無物。澄然不累。能以貧賤之故動心。則此心仍舊是太虛清空。此是一聖賢無欲之心。心聖賢之心。豈不為聖賢之人。故曰不及人不為憂。蓋通章總是論心。

既者節。翼註飲食之正。只淺。說如不以不甘者為甘。即正也。人心亦皆有害。照註作貧賤為是。但雖未貧賤。而寔重貪富貴意。註云于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謂不當得而得。与上不甘以為甘。甘相配。須寫出一箇垂涎富貴的情狀。方應得甘字。

人能節。按飢渴即當貧賤者。能字着加言人身處境外。空說箇能。有何難處。惟寔落置身貧賤。而此念淡然。不生種種。此非識見。極養俱到。不能故曰不及人為憂。此正是刀鋸鼎鑊學問。切勿輕看。柳下惠。按得三公時。取其介以取三公。既居三公時。遂改平時之介。以取祿位。俱是以三公易其介。一字訓有分辯之意。寔主守言。

蓋惟心有分辦。故以正自究。必如此。必不如彼。確乎其不可易。
有為章。按此。傲為學者。當要其有成意。正意在有為者三字。四已
包得掘井內。須見得必要及泉意。猶為棄井。猶字見九韜。猶然。况
其未至九韜者乎。

堯舜章。按此章。舉帝王之誠。以別帝伯者之偽。當以有字作實。堯
舜所性而有。湯武能復其有。但是能真有者。獨五伯非有而託為
有。併忘其非有。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堯舜兩章。按三之字。供指道。把性之身之與假之對。則性與身隱
有誠寔的意思。在曰性則自天帶來。曰身則在自己身上。着寔做
非若假之者。都在外面粧點。四書脉初。猶知其非真存。久則謂
堯舜湯武亦不過如此。併不自知其非真有矣。

伊尹章。張彥陵以借伊尹立論。以立人臣不執之防。

伊尹節

按伊尹言止不押一句。下五句叙其事。看次節賢者二字。

可見此章是即伊尹以泛論人。臣可照伊尹例否也。故末節可不
可供泛說志字重者。即所謂無利天下之心是也。然此志亦非臨
時鮮得。全体精神正在不與不取。弗顧弗視中培出。

不素章

翼註此章深著國家陰受君子之益。見非無故而食之意。

蓋仕則經綸事業。其功易居。居則未仕則在國勢人心。其功難知。用

之用其言從之。從其教。俱作已然事。方見有功。非擬度也。

何事章

按舉世溺于功利。而士獨以仁義為志。者事之本。事者

志之用。志之所向。既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不必待事迹可見。而後

見其有所事也。通章以尚志為主。

王子節

按王子何事之問。亦不耕而食之意。志即隱居求志之志。

尚字節。許多窮理實踐工夫。方能如此。如伊尹耕莘樂道。顏子陋

卷而問為邦都是尚志。亦有纖超汎傲念出塵表不肯淪此志于卑污意。非隱居高尚之謂。

何謂節。概何謂尚志。問尚字意。居多。答以仁義。要見得仁冒天下之過。義伸萬物之上。方切尚意。殺一無罪。四句是反說。居惡在四句是正說。俱居体士之志。而代為之言。大人之事。字與士何事。事字相應。見得尚志已預備大人之事。便是士有所事。勿謂士無事。而惟有志也。

仲子章。按此斷仲子廢倫之罪。借騫廉小節以形之。所以立天下好異之防。仲子二字畧。慚不義二字連下讀。人莫大焉。字作於字看。連亡字一氣讀。信其大者。其字改作為字。意方馳。美可句當。義定亡倫意發揮。

桃應章。按此章是論聖賢用心之所極。全重在心字。未說到事為。

委曲盡若說到事周官八議自有議尊議親二項皋陶不成執天子之父舜終不成竊負而逃

桃應節

按首節則如之何兼問舜與皋陶講執之而已矣不可直

說皋陶去執瞽瞍是孟子模想當日守法之心言皋陶惟知有法雖執之且不顧矣講末節不可着寔看了是孟子摹想當日愛親之心言舜止知有父即以天下之大且不暇顧矣說到有所受之方是却皋陶一案

舜如節

四書脉執瞽法也然但執之未去時不復窮之既去後則

法中未始無情窮逃情也然寧使身失天子不欲使抗國憲則情中未始無情法翼註遵海濱而處去之遠足於法無所斲非法不能加之說也

自范章沈無回孟子平日以廣居自節即在衆人中精彩自覺不

即因見王子弱處起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歎王子定則語、歎廣居不足因王子始悟出廣居衆

自范節 樹屬居也養屬梯而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氣如氣蒸之氣、即體之充也。體如體態之體、乃氣之寓也。居養不兼廣居意。蓋此句只管到其居使之然也。句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贅詞也。上三句泛說。夫非以下方就王子說。

王子節 按此節語脈緊與上連多與人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兩廣居是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為天下極廣之居。定有一改精神乎。起出尋常氣體之外者。况字乎字。全要得形容不出意。末節雖証王子定。重明廣居意。呼點普君。命令守者之言。是詩詞不是疑詞。

食而章 翼註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勞而貴於敬。下此首節義。

也下二節恐人認弊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而不貴虛敬字一章之骨寔字又敬字之骨然寔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寔者言特未抽出耳非兩層

食而節 按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止親昵敬則崇重

恭敬節 兩 翼註此當用何也申接上敬字蓋恭敬二字無兩意故首

節只單言敬弊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弊帛不可為恭敬以申上起下耳 又虛拘猶言把空套子拘留他拘是羈縻之意不可拘虛不是說君子不當留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

形色章 按此章示人盡性之學把聖人做箇樣子以因人之不求至於聖而言非因人之高視乎聖而言也 高中玄踐者踐其寔也恭作肅便是踐觀之寔從作又便是踐口之寔明作哲便是踐

目之寔聰作謀便是踐耳之寔睿作聖便是踐心之寔然則一踐之乎非也性具于心心具而衆體從之斯為踐形而已若蓋聖人以性而踐其形衆人以形而鑿其性形色雖其實空虧也震川文最宜恭玩

短喪章 按通章以註中至情二字為主大旨只是說為期非所以教短喪全重責公孫且不重責齊王猶論衾死全重教衾者不重衾之之人論王子重傳之為王子請者不重王子終喪

短喪節^二 按着一欲字王自有不忍遽短者孟子責且緊要在孝弟句蓋人方捍黑衾兄我直禁之曰汝勿衾是以我之說勝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之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衾矣

王子節^二 按王子二句是記者之言若此者何如不是問數月之喪

是非何如乃是問傳之請數月者何如且蓋欲託傳以自解耳故下文欲終之而不可得二句斷請數月者之是謂夫句斷教短喪者之非亦皆重且身上去講謂夫句要緊跟註中我前所記意發揮乃於謂夫字面有着落

君子章 說統通章所以字見得因材而施其机權中有多少委曲成就的意思在 翼註五改平列只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五者字皆指教言，有如此一教又有如彼一教也

君子節

附陳文人之維道也如股肱耳目之具于身大者固獨宰其官小者亦各成一体而中行狂狷皆有所就以肩大道之傳而教之及人也如規矩準繩之垂諸世一時則因心以制器後世則即器以

傳心而鍾鼓管弦常有所寄以永斯之文之澤

時雨節 按時雨者是天姿學力俱到的人只重教者点化他不重學者能化上聽受之餘終日忘高俯仰之間迎机立解化字固重時字尤重

有成節 按成德達材重成字達字上此工項諸家俱專就天姿言看來即兼學力亦無碍德以立体成其德者謂高明柔克沉潜剛克也材以致用達其材者謂苑之以正為之矯其偏而救其失使其用通達無碍也 翼註答問者姿學俱劣無德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以解其疑而徐俟其有進 家訓疑而問者為之決其疑蔽而問者為之開其蔽問以求知者則牖之使知問以求行者則翼之使行

有私節 按此一教人品高下俱該淑是進善意文是去惡意註云

以善治其身只是治其身善其身也善字治字當兩開講

此五節 按找此一句見誨人不倦者君子之心由成不遺者君子之教在受者之自得何如耳

道則章 翼註此章以教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惟道有定体教有成法且欲孟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故引繩墨鼓率為喻提是發明教不可貶意

道則節二 按道字泛說不明指孟子高美即下註得之妙此二句

不平宜重高上與下句承接蓋美即在高處見得也宜若上當補一句云但就由教入道者觀之方與下彼字相應 家訓繩墨匠之法殺率射之法此匠匠教人所不能改變意講此便要命法中之巧俟人自悟意西簡拙字與下節能字相反至君子教人正意尚在下文不得于此節先透出

君子節 按引是引弓發是發矢俱是借字不是譬喻作文全要影
竊字義不可誤認引為引誘發為發明不發註明言授以學之
法當非後啓其端而已蓋亦既諄：相示但其得之之妙不能言
此即謂不發也不發何以能躍如震川文云其所示者言也而言
所不能盡者自可會其意於不言之餘其所言者机也而机之所
不能藏者自可通其机于所言之外是指達天理之功不在下學
人事之外言也然但言躍如而不言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談空說
妙無所歸着中道而立猶論語所云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立
有決不可遷就意然曰中立豈若登天註中非非非易四字意當
補在中道而立之下不得即以非非非易為中道而立也能者從
之能即是悟對上拙字看從之對上不可幾及看從之即及之矣
言外便見不能者亦無如之何只重教不可駭意

天下章 焦漪園殉道殉身是以己為主也殉人是以人為主而依附之也以己為主進退之權在我以人為主榮辱之權在人註中身出在有道內道屈在無道內

天下節二 按此章上節為下節而發有道無道當側者引起未聞字如云天下有道君子固以道殉身即不幸天下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者固不必殉人殉道者亦不肯殉人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人在無道違多未聞口氣有太息當時意在

膝更章 按此見受道以虛心為本五問字俱指問道但他心中却挾了貴賢等項不是以貴賢等項顯之於問也

膝更節二 按禮字即指答問言不答其問即是在所禮了賢字淺看長非必長於師只是年之大故指故曰言皆所不答要者註有所挾則求道之心不專意非答教也

於不章 張彥陵此章大意只就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已以處言
見該做的決已不得薄以待人言見該厚的決薄不得進以脩為
言見該從容的決性急不得 四書脉此處以處事待人脩為三
者開說以怠心忍心躁心貼之

於不節 四書脉不可已乃事之最急者於此而已其他當次第而

及者可知故無所不已所厚乃情之最切者於此而薄其他當錫
類而推者可知故無所不薄 按進銳原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
浮氣故不耐久且人止有此精神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疲

君子章 仇滄柱此章教只重在客當其施不重在推恩有序 摘

訓上二句意尚混淪下二句正是申明上意謂仁之而弗親者非
故疎于民也蓋以民視親而厚薄分焉君子於親則親之民則不
逆仁之而已使於民而亦親之則是以待親者待民矣將何以待

吾觀此所以仁之而弗親也愛之而弗仁者非故意於物也蓋以物視民而貴賤分焉君子于民則仁之物則不過愛之而已使於物而亦仁之則是以待民者待物矣將何以待吾民乎此所以愛之而弗仁也

知者章 按此專發為小智小仁而發重務字當務親賢所以盡知盡仁之方非示以去煩就簡之法堯舜只借來作証下節是不知務樣子 翼註務者急務也故首節用四急字

知者節 按此章主人君圖治而言重一務字上四句只論仁智之理非論兩等人當務要見是最當知之事方与智字相應急字重者聖人惟日不足之心即既務既親之後而其心之急、無已時後把堯舜提醒處見得知仁至堯舜極矣然亦不過急當務急親賢乃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世主奈何舍其所當務、其所不

必務哉

不能節 淺說智急先務仁急親賢是謂知務也苟或舍重務輕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舍大務小如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陳氏末句總結上文當務為務二務字

不仁章 賽合註此舉惠王之不仁以為戰征者做

不仁節 兩 翼註首節仁不仁重不仁邊俱泛說末方補出惠王 張

彘陵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之及 賽合註何謂也是問其所不愛及其所愛非問何謂不仁也民与子弟總屬愛土地屬不愛

春秋章 按此章意重在因當時用兵不休而有感于春秋之戰見

春秋之戰尚未至如戰國之甚然已為聖經所深斥如此次節只是推原所以無義戰之故由於僭王

春秋二

樹春秋二字一頓是言其經非言其時無義戰是孔子書

法彼善于此亦是聖經品第不是孟子泛論註擅與二字宜渾上指天子下指諸侯敵國俱指諸侯上伐下不必天子親征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

盡信章

翼註此章全為武城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

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城也家訓孟子全為當時好戰嗜殺往以武城血流漂杵一言藉口不但使仁人之心不白耳以瀕後世不仁之禍故發此論

盡信節

說統書非真可無只是見得盡信之不可也蓋為泥經者

發按無書不過不見古人之迹盡信之反有借為口實以文奸者其貽害於天下後世不小

吾於節

翼註奉天伐暴之義屬未伐紂時反政施仁之法屬既伐

紂時而已矣三字。重見其餘不可盡信。以帶起下節。

仁人節

按仁人句

泛論其理

至仁至不仁

方屬武王

與紂說

何其

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張武功。故其詞云。亦讀者不以

辭。言義可也。若盡信之。豈不為後世塗炭生靈之所藉口。

陸稼

書。血流標杵。乃商人自相屠戮。孟子非不知之。但意以對仁人。用

兵不但我之兵不待血刃。亦必不使敵人自相屠戮。至於如此。故

以為武王當日必無此事。夫使敵人自相屠戮。猶非仁人。所為而

况親自屠戮之乎。孟子所傲至深切矣。

我善章

體註此提醒人君勿為強兵者所惑。意重好仁二句。下三

節引湯武為好仁無敵之証。末節又推好仁無敵之故而結以馬

用戰。總見強兵者無用處。

有人節 按以善戰陣自負者必謂舍戰陣無以敵于天下不知國
君恃惠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不与之敵戰雖善安所用之好
仁兼平時脩德行仁及一旦弔伐言但不可平耳若單指弔伐言
恐未全

南面節 按湯武平看俱是好仁無敵者革車載輻重之及車虎賁
執射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句
方見得無敵若崩句雖是閻王言而然却由平日王仁所感末節
緊承湯武事以決言其無敵不重釋征字之義正謂以仁守正不
仁也

梓匠章 按此見學貴自悟蓋巧即在規矩中是規矩熟後自得之
妙與人規矩正與人巧處但使之領悟則不能所以必貴心悟
即是巧不悟則仍是規矩也

舜之章 翼註無慕于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于中不覺有

驟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若固有存疑者，來看去只是不動心。

吾今章按人主養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戰國之君，難以語此不得已以禍福之理，惕之親即父兄殺人親之重言，故人親所係之重也。下正推其所以重處，一問猶云隔一番手耳，即假手于人之意。

古之章按此專為借法以行私者說。重今一遣將以二字原設闕之意，又即存古法者亦失古意，况其變古法者乎。

古之節二周用齋會暴乘間而害民，猶恃上之禦之也。君上橫征而自為暴，使誰禦之哉。

身不章按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說。上段當重身字，下段當重道字。此道字應屬我看如權使虜使投之以不堪，施之以不怨是也。

舉妻子則外而天下國家可知

周於章 按此章是勉人蓄德意德命于天本至足而無歉周于德是舉聖賢至正之道寔得於己且極其周備而無滲漏極其周密而無間隙也邪世与乱世有別治乱以政言邪正以道言不能乱分明有轉移世道砥柱中流的手段不但不為所惑

好名章 按此為欺世盜名者流發其病全在一好字以為好其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之不在則爭見色者得失分而喜与愠即見也蓋其讓國原非真頌道義所謂非其人其讓則是其人則非其人，字乃承能讓國之人，字來非承好名之人字來

不信章 按此見為國之要道作三平者畧重仁賢道

不信節 翼註信仁賢信其真有益于國也信其真有有益于國則必

用之矣。張考陵推心置腹之謂信不疑于謬得之謂信始終如一之謂信或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猶之乎無人耳故云空虛

無禮節二按禮必有義、即禮中裁制之宜照下文上下亂者專主名分上說政事而該甚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周禮九職任為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斂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之有節也三意摠不出開源節流二意

不仁章 按當時互相吞噬自謂力可經營天下故孟子抑揚其詞以喚醒之有之是答有之詞未有是決斷之詞註駁其私智愚惡美人制服人二意如田氏厚施而取齊是愚美人者如三卿滅智范中行而分晉是制服人者得國得天下俱以土地言但得國猶易得天下則難

民為貴。張彥陵此專為輕視其民者發。全重民為貴一句。社稷為君都是借來形民為貴也。下三節摠是發明民為貴之意。若將君与社稷平較便失本指。

民為配。按民為貴只是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意。孟子此言見得貴賤有常而無常。賤不敵貴則貴者貴矣。貴不敵賤則賤者賤矣。但貴之貴易知而賤之貴難知也。故特明之。是故節要体贴貴字。意出首句是一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只見丘民之權即天子不能與之抗耳。

危社節^二。按危社稷要跟雲氏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又水旱便為害于民此變置是變置其地以示更新也。此二節摠見諸侯社稷有變而民不變也。張彥陵純色白犧全體曰牲成者肥膂之意。

百世章 呂晚村當時楊墨鄉愚陷溺頽靡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救之夷惠風之所感故速而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姜桂大黃雖非中和然其去病最捷 附王文人類不齊耳目之間有以耀之則頑蒙有共見之樂故惟事之以奇者其教弥廣人心多秘血氣之隱有以動之則沉痾有立開之效故惟道之以偏至者其入人愈速 按聖人二字一頓是聖之以奇者者以偏至者師字亦在聞風共起上見故聞六句正解師百世處庸字二句又申贊其風之遠以振起下聖人親矣句不過極形其百世必興之意不重仁也章 按此章講家或重人或重道或人与道並重甚有重合字者其支離尤甚惟稼書先生專指勉人求仁說其說可從因勉錄所載甚詳然不若此通節題文之言之尤明白簡要也因撮錄其文於後 天下群生者人也人知有形有氣有知有覺者為人而

不知有仁焉是宰乎形氣知覺之光而亦主乎形氣知覺之中者
也不得乎此則形氣知覺乎虛是仁則所以為仁也自人与仁分而
言之仁離于人而仁之理虛而無所寄固無以為道人離于仁而
人之身虛而無所本亦無以為道自人与仁合而君之合于靜存
之時見仁不見道而道之体以立合于靜動發存之時見仁即見道而
道之用以彰故君臣父子之交無非道即無非仁之著見也一違
乎仁則綱常皆具文矣動容周旋之際無非道即無非仁之流行
也一違乎仁則節文皆偽飾矣；又劉作仁者性也率性者仁也
理不能離氣以孤行性不能遺形而獨立惟合仁于人之身言之
智謀肅乂之理仁無不渾然而畢該然必人作之于親言視聽之
際則仁之理顯然發見而敬用五事之道彰焉慈孝令共之理仁
無不挈乎然而統貫然必人踐之於父子君臣之地斯仁之体燦然

般列而克噉五典之道行焉

君子章 翼註危陳蔡即絕糧時勿依史記發兵圍之說上下指蔡君臣無交是君不下賢臣不薦賢並際可公養之禮全然不曉意如此方切絕糧 按孟子此言其發于去齊梁之日乎

稽大章 按此言人當盡其在我說一士字正責他為士意引詩一以慰他謂聖人尚不免遭謗一以勵他謂德如文孔而後不愧為士而後可以無恤乎人言

稽大節_二 按理訓類如云吃他虧的一般稽謂不理于口便有尤人并且疑意無傷也二字要理會若不顧在我者為士何如任他非議豈為無傷增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愈希行愈卓則嫉之者益衆故此常人更多訕此句當着眼士字

憂心節 按引詩提出二愠字正見士不理處文孔古今莫大之士

看憂心不墮四字見誇毀不惟不為士累正為我做有進脩之地
通節總要見得無傷意

賢者章 翼註二段抑揚不平者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体大
用吾復吾性因率天下各復其性 按昭：者明而又極其明也
西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引導下使字是驅迫此節是明德新民的

註疏

山徑章 張彥陵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為間四字總見心學不可少
有間斷意 家訓山徑之蹊間是山上小路可為人行處小路踰
心之幾希人行處喻此心幾希中一点靈通總見道心惟微也為
間不用是既用之後復不用也 按此不是專責高子茅塞正要
他有介然處蹊間易塞亦易開不用則塞戒之也去塞之功何如
只在靜存動察

高之章 按高子執器當樂、中精意不必深言故孟子姑以易曉者通之 若文王在千餘年後其追亦如高耳

高之節

三

翼註鐘乃樂之一器舉鐘則凡樂可知城門之執貼鞞跡

深意在內喻鐘之轟也而馬之力與貼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高在文王前千餘年之前也日久故車多四字不平 附城門之執

二句文物之受攻也虛煩者先駁對云罷之相磨也無間者受損齊亂章 按此見孟子可止則止之義蓋孟子始至齊而請發棠此

特一時權宜之術原非經久之規以補助收一時之民心而以富教定他日之國計此孟子始請發棠意也設不自量而援故事以請是非沽名即為市德此陳臻之所以為不可復也王既不用孟子而復請發棠是教一時之人而屈萬世之道此孟子所以為不可復也因以馮婦為喻善搏虎二句是喻始請有衆至笑之是喻

今之復在孟子亦姑就他不可復之意明之

口之章 李安溪此章是詳性命之辨性也命也之性命是世之所謂性命以氣者有命焉有性焉之性命是君子所謂性命以理言者有命焉非但貧賤者有定分不可強求即富貴者亦有定分不可踰越此之謂理也性之不与命二命之不与性二是性命之真也以窮其欲者託之性而已非命矣以盡其理者歸之命而寧有異性乎須將性命看得一則不惑于嗜慾氣稟之說而性命之理明矣 翼註性命本是合一的不謂性非說全不是性但所重在命耳不謂命非說全不是命但所重在性耳 摠註重字是通章肯于

口之節 按於字俱作屬字者也字俱作不了語句：要照下性命二字不謂性不肯任性自恣要見安命意 張京江云寧以休咎

之說防天下之淫不以僥倖之謀開天下之欲蓋審量于性与命之間而知有任命之理無性性之理也斷乎其不謂性也

仁之節 按此聖人兼性反言聖人之於大道兼察之由之言智之於賢者即以者字作否字者亦不妨聖人句統上仁義禮智言不謂命重在薄而濁一處要見盡性意上節禱世之言性而遏其縱欲之思下節禱世之言命而作其盡性之念

浩生章 按此章重擴充意以善信為主尤以善為主蓋美大聖神不過自善信充之又不過自善而充之善者人心之天理信者善之寔是初下手工夫美即善之積大即善之發聖即善之安神即善之至是究竟地步搃完得繼善之本體而已語雖答浩生已寓激進正子意

浩生節 按何人是問何等人品善人信人要照下二之中却不可

侵下二之中第云據今日而論正子固全乎其為善人也則亦可全乎其為信人也只用字句抑揚乃為得之

何謂節 翼註此兩何謂是問善信名義非問正子何以謂善人信

人也

可欲節 二 審合註可欲二句雖答善信之問却已泛言充實四句俱

不就正子說但因論善信而推其極耳 存疑可欲是別人以為

可欲蓋其處心制行都在義理上故人觸着便可欲但善人或天

姿偶合或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真實有諸己必用力之久實有

此善而無一毫虛偽然後可謂之信、已到誠意地步註凡所為

善皆實有之此實字是堅實之實與下充實、字不同註凡字皆

字勿泥着恐占下句地步

充實節 二 吳因之可欲二句只平什善信之義若充實四句有一步

未了又有一步之義隱。見正子所缺尚多此等處最要細心理會。蒙引充寔二字平者連者言充滿而積實非充之以至于實也。朱子有諸已就心上說是心裡都理會得充寔就行上說是事。都行得盡。按美是純懿無瑕疵無間雜也。北輝即美之不容掩藏處在牙則眩而益背在事則德普化光規模不小樹立甚宏故謂之大。

大而節。蒙引化与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知自人而言謂莫測其所以然也。大聖神俱兼德業言。附繆作以生知者為聖而此已造於不思以安行者為聖而此已造于不勉以自誠明者為聖而此已純于天道以自明誠者為聖而此已融于人道蓋合善信美大之名層累而終此也。莫神于覆載之功而茲与天地合其德莫神于二曜之用而茲与日月合其明莫神

於陰陽之代嬗而茲與四時合其序莫神于體物之不遺而茲鬼神合其吉凶蓋從可歎之善運之又久而乃極此也

樂正節 朱子二之中是餘于善不泛于信意四之下見善信而上正有無限地步便含勉正于意 胡氏須着尹氏上下一理句始為人所可欲者此理終為人所不可知者亦此理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實有此信而力行以充之耳

逃墨章 張彥陵異端之與吾道抗衡是道相左然其中豈無自悔其非病在吾黨攻擊太過反堅其不善之念故孟子發得歸斯受之、說非徒成就楊墨并欲收楊墨以為用意

逃墨節 按二句串說歸到儒上逃墨歸楊亦歸儒之漸不是楊為近儒亦不是墨之歸儒必待歸楊後也歸字承歸儒來兼楊墨說受有偕之大道意而已矣者受之外無他說也

今之節 說統此節要看辨字吾儒不可不與楊墨辨然宜辨在未
歸之先既歸則當徐以俟其自悟若既歸而辨便使彼窮而無所
入矣 吳因之孟子平日闢楊墨放淫詞何等嚴峻得此章方見
仁義並行之道然闢之衛道也受之則與共任斯道也總一為道
之心而已

有布章 按此見上之取民非但不可為非制之取亦不可為非時
之取全重用一緩二句上緩原要征然一調停間已保全了無數
身家性命故為人牧者不必有他惡也只急公奉法四字已足殘
害生民 織麻曰布析絲曰縷

諸侯章 張彥陵論人主之身必託之土地人民政事而始得安故
政理民和土地闢何寶如之而世主乃以身殉珠玉孰知珠玉乃
殺身之具也 又人指在上者民指在野者

孟成章 按此為恃才者戒凡人無才者即欲妄作而不能有才而
闇道又自不妄作小有才而不闇大道則自恃其才而悖道妄作
矣妄作非一端凡机械變詐為禍之媒者皆是

之滕章 按此重斯受之句或人雖厚誣役者猶能諒其曲成後學
之心故記之

之滕節 按館于上宮作滕君館之或人別一人非即館人也來者
不是將來謂來學者也來者即是至者不拒即下受字

人皆章 吳因之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達不為便都說盡了
恐人不知所以達故有次節云々又恐人不知所以充故有三四
節云々提不出首條之旨

人皆節 按緊要在兩達字其提醒人處在人皆有三字達者自此
而通之于彼非是從忍處為處遏抑之直從不忍不為初机時

提醒自不至有為有忍不落專念工夫直恁直截仁也義也云是乃仁義之全德也

人能節 按此節是實上文非申上文達與充有別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仁不可勝用是民胞物與無所不愛意義不可勝用是踐行立節無所不宜意

無受節 翼註不忍之心易充故仁不復言不為之心難充故復舉類以示言尔汝則凡稍涉貪昧隱忍者俱不可以其微而忽不可以其暫而施此之謂能充尔汝之稱不是与已平等之人乃貴勢者加之于微賤甘受之者資其勢利其有早一有此念便非不為之本心

士未節 按士字不可忽既謂之士必素講于語默之宜以言餽之者我發言彼必發答以露其情以不言餽之者彼不發彼必先發

而露其意充字尚在言外須補出。又義之為理甚精而一念之私即非義也義之為類甚廣而一念之非義即穿踰之心也此本明文馮具區

言近章 按此為窮高極博者示以言道之準言与道平看末節例不善道之病而言可推孟子旨意重近約邊

言近章 按指是言中蘊含的旨趣施是字中發出的施為而字歸重在上截非謂近約貴乎遠博謂遠博即在近約也言是教人之言在學術上講道存道字要見高妙意方与指遠相貼言君子只論目前近事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當圓融透徹玩之有不窮之趣便是道存守字有見得到持得定不泛用其精神意天下平即在脩身中禮樂刑政亦不過完脩身的分量天下平兼化之慶之說玩上施字不過舉而措之耳處收合到脩身內方合本旨

人病節 吳因之不脩己而求治平意就講在舍己之田二句內求
人輕求己重特點出輕重倒置以見其非善道耳 按引喻與興
題相似下二句是正說自任輕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也

堯舜章 張彥陵此章以性字為主把堯舜湯武做箇樣子一性一
反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 又下二節是因言堯舜
湯武而泛言性者之德与反之、事非專指堯舜湯武說

堯舜即 按此節當相承說堯舜乃天性渾全的聖人反之、字即
承上性字言見湯武合德于堯舜意 朱公遷性者与性之不同
自其率性言曰性之指其人言曰性反与身亦不同身自其用功
言反自其成功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

動容節 按此節作四平看四段俱重自然意須把性字貫入動容
以身之容貌言周旋即動容中之細微曲折處有將此四字平看

者亦可從中禮不是禮在而聖人中之乃自性中流出也德即性禮即德禮自性中流出便是盛德之至了不作推原說哭死而哀雖無心于哀而未必無心于禮聖人性情之發惟知當哀而哀非為生者有義起之禮而然也經德猶云庸德回訓曲天理自是直致畧有一念回曲便不自然必信非期必之必只是無不信也因正行而信初非不好但多了照管念頭三非字正慕性字

君子節 按法即性中自有之準繩性法有經常所不易亦有時勢所宜通君子遵而行之不敢以意為出入亦不敢以迹為拘泥至于禍福所在無所強亦無所避而已矣承侯字來是全不計較意法之不能行者以其惑于命也行法以俟乃可以復其性也

大人章 按此指說大人者言貌處全在我所不為處見而所不為之故全在古制上若我無古制自然處他不下勿視不在眼裏弗

為不在心裏

大人_即 朱子勿視其貌：即貌之也不是禮貌上佞傲待也按堂
高等是大人室₃食色宴遊之貌：三不為是節之：詞割不是割
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耳提不出居仁由義四字吾何畏彼
非傲倪王侯但此心狀然無拘無迫得以自盡便是無畏處正與
貌之勿視句相應

養心章 說統首句提起下四句存不存相形正見寡欲所以為養
心之善處 呂晚村此敬字即口之于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云
性也克舜所云人心也乃凡人之與生俱生雖聖人亦不可無故
為謂之寡：便不為其誘溺沾戀則道心為主而仁之于父子一
節道理不走作乃所謂存焉者也存不止是虛美不測之物存有
與之存焉者也 按寡欲者謂察之于內欲之兩而謹其所自出

檢制于外欲之交而防其所自入也養對戕賊者養心者養之使之存也寡欲就是心存不逸欲上去便存在腔子裏

曾哲章 按此要味不忍二字下皆發明所以不忍之故全從獨字上見得諱名不諱姓是借言以喻同獨之意只泛說不指親之姓名存疑說未是

曾哲_二節 家訓自來孝子之心只無之而非不忍親存則有存時之不忍親沒則有沒時之不忍故曾子思其所嗜孝子之極思也下羊來所獨一字正是曾子不忍之故同獨二句不可單在曾哲身上發揮全要透出曾子不忍之心來蓋同則不忍之心無觸而未現獨則不忍之心有觸而即萌

在陳章 翼註此章以中道為主中道即所謂經也狂狷未能中而可進于中故孔子思之知惡似中而實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絕

之欲絕鄉愿只在反經則思狂狷者亦欲進之于中以傳經常之道于不惑耳 又中道者無過不及有狂之志狷之守而并融其偏者也

在陳節二 按狂者必簡只重狂字進取正見其狂不忘其初即不忘其狂之故習正見其止于狂非以進取申狂字不忘其初申簡字也此萬章引孔子之言只宜影响說何思魯之內含有不足意次節其次二字專指狂者

敢問節二 翼註何如斯可謂狂是問當日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也下何以謂之狂方問狂者為人之定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何以節二 翼註嚶、從口旁厲言供多註云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為言大也不是西平話動稱古人有厚自期待意夷平也不是平

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
言与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掩其言處節末找孔子思進之以与
之傳道意

狂者節 按狂者不可得只是難得而不可多得之意非死亡離散

不可覆得之謂也不屑不潔四字不平言不屑為不潔之士也

又其次其字指中行不指狂者狂固中行之次猶又中行之次也

過我節 吳因之萬章此問是因上生來蓋以狂与猶之可取以其

可進于中道也而鄉愿在中道之可取者故有此問言孔子何以

惡之哉是深以鄉愿為無可惡意 翼註何如斯可是究他為人

之實故下文亦因問答之而未詳其賊德也

是喭節 四書脉何以是喭，五句訊狂行為句訊猶生斯世三

句是鄉原搃承狂猶而自言其志可笑二字正与上何以何為相

呼應闕然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的公案 翼註歸，是立已嚴

峻涼：是待人疎薄，即獨清獨醒意涼，只是不諳俗非刻薄也。善是稱其長厚，許其圓通之意。按，鄉愿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訛狂狷，蓋訛狂狷之詞，只推其意向如此耳。何敢明目張膽，訛議狂狷乎？

一鄉節 翼註：一鄉皆稱原人，方是問鄉原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

言他賊德，處無舉，非真無可舉也。無刺，非真無可刺也。只因掩護之工，蓋藏之密耳。此二句以處已言，同流合污，言其巧為迎合也。此二句以處人言，四句且輕虛居之二句，方實落忠信是心不欺。廉潔是事不苟，此即中道之散見。處大奸似忠大信，是詐信大貪，似廉大污似潔，正是說透鄉原之詞病。又此與下節孟子即發孔子之意，而引孔子之言為証也。原是一意上節當重居之似忠信二句，即下文似是而非也。衆皆悅之，自以為是，德不過極言其

似是耳非又深一步意也而不可入堯舜之道有一而字乃轉語
口氣若云衆雖皆悅之彼雖自以為是而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其所以不可入道者病根亦在似字上蓋假不可以為真自然之
理直非單承自以為是一句也至于賊德亂德分己之德人之德
尤為不通蓋德是道理懸空說不屬人已所謂賊德者只因他似
德非德將此正理妨害了使之不明不行耳亂德亦此德也若謂
亂德是亂人之德則如亂義亂信豈亦是亂人之信義乎二節必
須一意者始得

惡似節 按真是因為蓋善真非不能惑人惡似是而非者以其最
易惑人也惡字皆是自推其惡之心使似所言有理故亂義利口
似所言無疑欺故亂信通節重在惡鄉原句亂德字據註即是
中道而上文忠信廉潔六已了但此孟子語不入孔子口氣中

君子節 按君子是主張古道的人在上如堯舜在下如孔子皆是
經即上文所云德克舜孔子所傳之中道也此道在宇宙為常行
之道在人心為真是之理及經只在人心上發明躬行化原脩明
政教以一天下之道德同天下之風俗且就君子身上說下民興
方是化之反復也常道原在天地間只因鄉原障蔽君子率之為
躬脩彰之為教化故常道復行而已矣言惟此可以勝得他邪惡
泛言不專指鄉原所謂庶民興而邪慝自無者以人、明于是非
而不惑于邪說則雖有如無耳

由堯章

由先節^三 按千古聖道相傳只是一知、便能徹始徹終徹天徹地
不離聞見亦不泥聞見如禹有執中之命皋有典禮之模湯有制
事制心之學伊尹有一德之訓萊未有建中之誥文王有緝熙敬
止之學太公有敬義之戒散宜生有彛教之迪孔子有識大識小
之學此等俱是寔事寔道統相傳自有心契神領處不專在寔
事上論也五陋餘歲大概以常數言却不重在此只見歷世之遠
而以道相接不能無待於人耳六個若字雖是平、閑論而孟子
之意已隱、重在見知一邊凡以前三節謂見聞平者者俱不合

本旨

孔子節 按此節口氣作驚怪而不自信之詞世未遠居甚近分明
直以見知自任下二句如何又推開只是反言以決其必有耳若

曰難道教世相傳至今中斬了不成 陸稼書然二無有二句當
與上孟吾為此俱一句同看有不敢不任之意非泛然作大話也
倉注謂凡知用見當平看者不知此耳 摘訓說箇五百有餘歲
正是要越那見如意謂先舜至湯五百有餘歲其中之遠如此盖
難乎其道之傳矣而湯乃得之于先舜是無所自哉按此則彥陵
張氏云大抵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而聞知者則通章脉絡完
竟之所重也此說最允

乾隆庚午十月小雪日錄畢